

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及其解释方法问题初探

吴国源¹, 周庆华^{1,2}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从思想文化层面探讨中国建筑传统的主要特征, 首先认为《诗经》“斯干”、“绵”诸篇以经典文本的形式承载了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基础, 其次分别从自然观念、社会生活观念、审美观念等基本层面分类阐释了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最后对上述建筑文化解释过程所包含的解释学语境、文本解释和空间意义解释等三类思想解释方法问题给予了总结反思。这样的工作有利于将源于文化传统的建筑思想特征有效地熔铸为更具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建筑理论话语。

关键词: 中国建筑; 传统; 思想特征; 建筑解释; 建筑话语

中图分类号: J 59; TU-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3-0056-08

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可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态度以及审美经验、艺术表现等^{①[1]}层面来探讨, 不过, 它们需要通过语言、文学、哲学、科学、民俗、宗教、常识、传说等知识性内容^②才能获得理解与提炼。这些知识性内容一方面是对人类各种活动经验(包括建筑活动经验)的解释与表达^{[2]351-352}, 另一方面自身又依托于文本、图像等历史符号。因而, 无论是对于建筑历史经验的再解释, 还是对于建筑历史符号的有效使用, 都要求在建筑思想内涵的理解活动中加强建筑思想解释方法的自觉反思。

本文阐释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 尝试从哲学思维层面深入把握中国建筑传统的历史内涵及价值意义, 并通过对这一阐释过程背后的解释方法的反思, 将这些源于文化传统的建筑思想特征纳入现当代建筑语境中给予明确讨论, 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建筑理论话语, 为中国建筑传统与现代建筑理论及建筑创作实践展开有效交流提供一定的启示或基础。

一、《诗经》与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基础

建筑传统的思想基础当有经典文本为据, 经典文本承载有语言、思想、信念、传说等传统知识内容。在中国早期经学典籍之中, 《诗经》诸篇所承载的建筑思想之精髓, 已被很多建筑学者关注, 这里再做建筑诠释, 以显其传统建筑文化根基之实。

《诗经》的《大雅·公刘》《大雅·绵》《大雅·文王有声》《小雅·斯干》诸篇以文本的形式不仅呈现了周文化早期的迁徙发展历程, 而且以经典文本语言形式传递了文化主流的建筑与环境观念。这些观念依托儒家经典的历史诠释, 成为民族集体记忆, 从而为传统建筑提供了一个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思想范式。

《大雅·绵》描述了周先祖古公亶父率领部族迁徙至陕西岐山周原一带选址营国的史实, 生动完整地呈现了早期聚居状况(“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 未有家

收稿日期: 2017-05-26

基金项目: 陕西省住建厅科研项目“中国传统建筑解析与传承——陕西卷”(陕建村(3))

作者简介: 吴国源(1973-),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建筑理论及历史; 周庆华(1959-),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及历史。

E-mail: wgyshlg@163.com

室”)、环境选址经验(“周原膃膃, 萑茶如飴, 爰始爰谋, 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 筑室于兹”)、定居地环境整治规划(“乃慰乃止,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 自西徂东, 周爰执事”)、工程管理运作制度(“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室家”)、聚落营造以宗庙奠基为先(“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建造过程的劳作交响及营造盛况(“揀之阨阨, 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 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 鼙鼓弗胜”)、礼仪空间序列(“迺立皋门, 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 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 戎丑攸行”)等等。而《小雅·斯干》篇则是从人、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层面, 对西周关中地区营建宫室的过程描述, 这一诗篇不仅文法高妙特出, 而且蕴含丰富深刻的建筑思想。学者对《小雅·斯干》有评论:“《斯干》, 却是以宫室为赋的主体, 而全篇无重复之句, 无重复之意, 章章变换角度, 叙述层出推进, 《诗志》评此诗曰:‘叙作室只中间四章, 前则设景布势, 后则撰情生波, 极章法结构之妙。’”^[3]¹⁷⁵

《小雅·斯干》: [一章]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 无相犹矣^③。

第一章前后两段是对自然环境和人伦环境的分别描述, 作为全诗首章它们共同引出下文营造环境的整体理想目标。前半段对自然环境描述, 在诗篇语词关系中蕴含着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远”视域及其构图关系(“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揭示了作品所传达的特定环境体验。后半段则是把握古代伦理秩序中“兄弟”的身份地位及其和谐诉求, 具有更大社会层面的伦理环境理想, 不同于父子、夫妻相对私化的关系域。平远视域所造成的自然山水体验亲和力, 与兄弟之间和谐无欺所体现的平等普世关系(“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 无相犹矣”), 诗意地显示了传统建筑思想源于环境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自然—人文关联语境。

《小雅·斯干》[二章] 似续妣祖, 筑室百堵, 西南其户。|| 爰居爰处, 爰笑爰语。

第二章前半段是对建筑与传统的关系、建筑规模以及规划思路的意义描述, 揭示了传统建筑思想关于建筑合法性(“似续妣祖”)、规模适宜性

(“筑室百堵”)、规划合理性(“西南其户”)的内在要求。后半段是对在如此具有合法性并具有良好的规划思想所形成建筑环境的生活意义给予描述, 理想环境与理想生活之间造成了人们的愉悦情感氛围以及部族邻里的融洽无间(“爰居爰处, 爰笑爰语”)。

《小雅·斯干》[三章] 约之阁阁, 椽之橐橐, 风雨攸除, 鸟鼠攸去。|| 君子攸芋。

第三章对营造过程的声响保持敏感和尊重的态度及纪录, 这是一种将劳动价值的尊重转化为建筑愉悦的美学表现(“约之阁阁, 椽之橐橐”)。建筑基本功能的实现(“风雨攸除, 鸟鼠攸去”), 产生了栖居所需要稳定安全的安心体验(君子攸芋)。简短优美的文辞充分表达了传统建筑思想关于建造过程与建筑功能的人性关怀。

《小雅·斯干》[四章] 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 如鸟斯革, 如翬斯飞。|| 君子攸跻。

第四章是对传统建筑形态的审美描述, 可谓关于古典建筑形态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美学认识。整章多以飞鸟各类情态来表现古典建筑的典型形式特征, “如跂斯翼”表现建筑造型的整体端庄肃穆之态, “如矢斯棘”表现传统建筑转折结合部的直交棱状之形, “如鸟斯革”表现建筑屋面如鸟羽翅延展之状, “如翬斯飞”表现建筑风格如鸟由静而动转换瞬间的跃飞之态。对于建筑形态如此生动准确的审美经验及艺术表现, 实为传统建筑思想的精髓。该章后半段“君子攸跻”, 则表述了面对如此建筑形态之美, 怎能不吸引人产生登堂入室的行为体验(“跻”)! 这类不同体验词与建筑不同层面特征描写的对位联系, 使得建筑反复与心灵体验及生活意义发生联系, 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传统的空间思维模式和表达类型, 蕴含着深刻的古典设计思维。这样的传统建筑思想在后来的古典建筑文本诸如《园冶》中得以反复传承^④。

《小雅·斯干》[五章] 殖殖其庭, 有觉其楹。唼唼其正, 嘒嘒其冥。|| 君子攸宁。

第五章是对院落空间形式特征(“殖殖其庭, 有觉其楹”)及其随时间流转所生成不同光影氛围的感知(“唼唼其正, 嘒嘒其冥”), 这类感知仍然与人的特定生活意义及生活体验保持联系, 也就是说, 院落逸然自得的空间形式及其在白昼光明

温暖与夜晚幽深宁静之间顺时而化的自然氛围,能给人带来栖居的宁静(“君子攸宁”)。

总之,由《大雅·绵》《小雅·斯干》这类周民族史诗篇章不难看到,它们所传达的不仅是早期关中这一核心地理环境区域内发生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更是生存环境选择与营造过程中所表现的环境意识、空间观念、建筑思维范式与建筑文化价值,这些建筑思想之精髓实为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基础,至今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二、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

1.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在建筑思维层面,深刻揭示了传统营造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源于身体、环境与世界的动态关联的体验过程,身体的复杂感知活动总是与环绕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直接联系,早期生存活动依赖于对周围自然环境特征辨识能力,古代英雄人物常常因为具备这类异于常人的非凡能力而成为聚落部族领袖。由此而不断扩展的环境方向感及自然特征认同感融为把握天地整体结构的世界观念。《诗经》诸篇显示出私人化的身体自我意识转化为承担部族历史命运的人类意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呈现为人类、空间与意义的整体构成的思维活动,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这类思维方式将天地空间结构及自然特征与人类意识、文化意义建立了内在关联,从而使得人类塑造环境的营建行为也在其中得到特定的建筑解释,这对早期建筑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参见前节所述)。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整合,形成了儒道同构异质的两大类型。以孟子、《中庸》为代表的儒家确立尽心一知性一知天的“天人合一”观念,空间结构及其意义源于人类普遍性的心性结构,《中庸》“天、地、山、水”四重结构即为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空间思维表征:天地孕育人类生命并使之绵延不息,山水滋养人类生命并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源,因而天地山水本身就有充满道德生命意义的环境结构关系,所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因为如此,

儒家建筑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要确立有尊严有秩序的社会组织关系,而且还要同时树立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建筑空间创作原则,因而儒家必须出入于世俗与神圣之间,充分借用社会权力资源、投身于政治生活实践,以致力于礼仪社会空间的建构。我们在都城规划设计、礼制建筑、陵墓建筑以及地方聚落营造中能够反复看到,儒家这类天人合一观念在世俗与神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协调博弈之间不断显露其建筑创作背后所承担的文化使命,也不断显露其建筑创作过程中所表现的人居营造智慧。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确立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人与道之间必须经历地与天的适应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联系,也就是说,人类自身(“人”)需要适应大地、天空(人法地,地法天)这样的事物环境及空间结构,才能获得根本的意义(“道”)。“道”是人自身生命活力面向自然、社会的自由呈现,这种呈现既有艺术的或多样性的表达,也有对自然规律、社会规范、知识技术的洞察反思,因而这样的过程提供了古典建筑创作更为宽广的视域和深刻的洞察力,人与自然更容易形成自由平等的环境伦理关系(所谓“林泉之心”^⑤),人在天地山水之间更容易形成灵动自由的建筑空间思维方式(所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儒道两类“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进路不同,因而对于环境价值、空间意义及建构原则也有不同理解,但是它们对天地关系的敬重、对自然环境和山水结构的顺应其实殊途同归,而且在古典建筑创作实践中实为互补。

中国思想传统最为根本的“天人合一”有机整体观,在历史长河及实际经验生活中又表现为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天人合一”和世俗经验的“天人合一”,这两类在建筑思想层面皆有明确体现:前者诸如秦汉时期的“象天法地”“天人感应”,后者诸如方术堪舆等等。无论如何,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在传统建筑思想中,具体表现为环境感知、文化意义与建构逻辑相融贯的创作思维过程。从某种意义看,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作为建筑思维模式,对中国建筑传统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为各类意识形态、文化学术及世俗经验,但就其最

为根本的建筑思维方式而言，它与当代关注场所、情境、身体、文化特性的建筑理论产生了积极深入的对话，对于中国建筑创作理论提供了源于传统的有效建筑理论话语。

2. 亲亲与自由互补的文化生活观

所谓亲亲，特指中国文化基于血缘亲情形成的社会情感纽带。与“亲亲”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相适应的人际关系、交往模式对于传统建筑及环境的空间组织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其名作《殷周制度论》中指出西周礼乐文明秩序及社会制度“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4]472}，西周组织基层空间秩序的井田制与组织国家政治空间的畿服制皆与此相关联。战国时期孟子“五亩之宅”与“百亩之田”（《孟子·梁惠王上》）即包含有与“亲亲”原则人际关系、交往模式相适应的空间环境组织构想。商鞅变法则以法治为原则树立了社会空间的公权组织架构，与亲亲原则的文化生活观念发生碰撞，此后在中国历史及传统生活模式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地方空间组织关系，西汉前期制里割宅的社会空间组织规划思想即为这样的表现。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原则提出“小国寡民”（《老子》第八十章）的文化生活观念，其自由、自适的人际关系及交往模式塑造出点状疏离且和谐自然的理想人居环境图式，这与亲亲原则所塑造的井然有序、主从关联的社会空间秩序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组织两类基本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生活模式与相应的空间模式相互作用，促成了我们从价值意义层面思考传统建筑空间特性的诸多路径，诸如表达身份认同（方言、文字、人格尊严、信仰、文化自信）的空间或环境要素；不同类型聚居方式（家、邻里、街区、区域、天下；族居、屯居、乡居、市居、隐居；定居、旅居）的交往空间特性；爱、亲情与礼法、功利维系各类人际纽带的场所（从宗庙到宗祠）等等。它们共同体现了传统建筑的场所精神。

亲亲与自由互补的文化生活观在人性论及生活态度问题上，也对传统建筑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亲亲”强调人性的本善（性善与良知），表现为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它保证了人与人、

人与社会所需的信任及秩序，而且在塑造环境以适应生活的过程中提供了人类所需承担的环境伦理责任与行为规范——传统建筑营造过程各环节（从选材、规划、设计到建造）的守“天时”、应“地利”、通“人和”即为体现。“自由”则强调人性的本真（自身与自然），表现为隐逸自适的生活态度，它保证了人对自我价值、对事物本性的反思及超越——在建筑思维层面就是一种善于把握并顺应环境地域特征的知足态度，而非按照人类短视的欲望或有限的理性来无限制地控制或塑造自然环境，老子所谓“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老子》第71章）就是这种态度的智慧表达。

亲亲与自由互补的文化生活观形成了趋吉避凶、乡土与天下相容的建筑文化情结。西周时期明确了亲亲之爱的伦理社会空间秩序，也通过《周易》的文本创作从哲学思维层面表达了“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上》）这一具有人情共通性的忧患意识，因而趋吉避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亲亲之爱相应而生，是源于历史经验与自然经验的社会意识。而道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58章）化解了吉凶祸福这类忧患意识的规范性及心理约束力，使得趋吉避凶回归自由意识，对生存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与超越。这些理解反映在传统建筑思想层面，其精髓在于对人居环境所蕴含生活质量（忧患、幸福）及其象征意义的直接情绪表达，而非物质功利性的利用。乡土观念表现为对具有亲亲之爱的生存场所整体氛围的眷恋情绪，因而对于故土环境细节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诸如街口古树、石阶苔藓、村中广场、屋檐青瓦等）。而乡土与天下观念相容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空间意识与生活理想结合的最高境域。此种境域从亲亲之爱来看，关学创始人张载表述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提供了乡土自治、天下和合的生活模式；此种境域从自由意识来看，表现为天下观念下区域环境的文化联想，提供了山水空间可居可游的浪漫情怀。

3. 象意相生的审美经验及尚象制器的空间艺术观

象意相生的审美经验源于西周时期《周易》

创作,“象”涵括了自然的物象、社会的事象、符号的卦象以及用品的器象,在最为广阔的经验世界(天地万物与社会事态)中养成自由开放、气象万千的意象立义,在这些形象、符号与意义之间赋予了审美经验无限的形式探索可能性。这一特征的审美经验后因老庄道家思想的提升,以“道”的智慧洞察,往返于自然山水、自身心性的人生百态之间,成就了**艺术精神的完美表达。“象意相生”也成就了传统建筑在空间及环境审美经验的思想特征,它首先表现为意境与借景,其次表现为各古典艺术领域融入传统建筑审美方面的通感,第三表现为建筑环境体验中文人趣味、生活趣味与民间信仰的折中或超越,第四表现为端方有变与曲折有理的空间组合艺术。

尚象制器则是对这类“象意相生”审美经验的艺术表现及艺术实践,因“尚象”而“制器”,通过符号、工艺及各类艺术手法达到完形、表意与设计。就传统建筑创作实践而言,体现为从可观、可望到可游、可居的环境构图及营造思维。就传统建筑创作的表现方式而言,首先可归纳为具有叙事表现力的七观法,其次则是与环境信仰相应的空间构成表现法:古典模数法度,第三表现为建筑装饰与符号、意义的错综表达。“七观法”本是王伯敏先生归纳的中国山水画七类表现方法^[5]:一曰步步看,二曰面面观,三曰专一看,四曰推远看,五曰拉近看,六曰取移视,七曰合六远。其实这七类表现方法也适于传统建筑创作思考建筑与环境的本质关系,是解决在自然山水背景中建筑空间位置经营的古典表现方式,它以人与空间反复交流的叙事逻辑而非抽象独断的几何逻辑完成传统建筑创作。古典模数法度是传统建筑创作的空间构成控制方法,它的运用不仅与上述七观法存在配合关系,而且还需有环境信仰的合法前提。春秋战国以来至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墓、皇家宫殿到都城规划设计,大多以天地、名山、大川、祖陵、风水来确立环境信仰的基本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勘察考虑山水格局与建筑空间的叙事组织关系,最后以网格模数完成空间构成的控制及表现,这其中的重要单体建筑设计也以各类模数法度协同完成平面、立面与构造的形态设计及结构设计。

“象意相生”及“尚象制器”提供了传统建筑在空间、图形与意义之间的理解模式。这里的“图形”相当于“象”,表征着天与地、人与物、地与物不同环境形式关系^{⑥[6]53-55},这类形式关系包含有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活动所发生各类有意义的具体的有形的联系(而“图画”则相当于“器”,是符号应用层面的表达与操作)。这些图形在传统建筑思想中不胜枚举,诸如对应天中极星的地中图式、贯穿山河—大地—都市的大中轴图式、寓有数理时序的洛书九宫图式、象天法地的九州分野图式、一池三山的园林图式、阴阳流转相生的太极图式、探寻山水脉络以求基址定位的风水图式、作为中华文化经验模型的八卦时空图式、尊尊亲亲的院落及室内空间图式以及代表传统建筑空间原型的各类井田图式^[7],等等。如果抽离这些文化图式特定的历史内涵,我们可以将其蕴含的建筑理论话语表述为:平面、立面构成的法度与形态,大尺度空间的形与势,小尺度室内外空间的情与境,等等。

三、 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解释方法问题

上述阐释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基础及其思想特征,包含有三类重要的建筑解释方法问题:一类是解释语境的反思问题,一类是建筑传统的文本解释方法问题,一类是建筑传统的空间意义解释问题。三类解释方法在建筑的思想解释活动中相辅相成,综合表现为语境、文本、符号、体验与空间的建筑解释学基本关系。

1. 解释语境的反思问题

“中国建筑传统”不是一个简单回答“是什么”、“有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一个立足于不同语境展开的建筑解释问题。以“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为问题对象展开的建筑历史解释活动,其实包含两个基本语境:(1)探究中国建筑在自身文化传统中所呈现出的各类思想特征;(2)在与西方文化传统对话过程中或全球化语境中,探索中国建筑传统的文化价值特性与文化功能适应性。这两个基本语境分别具有学术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蕴含有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思

考与对话。

(1) 中国建筑文化的构成机制, 包含有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作用力系统和内在结构层次, 这些系统与结构如何塑造了中国建筑传统? 面对现代的挑战与社会变革, 它们各自如何发生作用? 现当代建筑理论如何有效与中国建筑传统对话? 中国建筑传统是否包含有面对根本性挑战所具备的各种策略或基因?

(2) 今天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特征问题, 如何能在文化整体结构与发展中获得较为有效的认识? 建筑传统不同层面内涵的关注或提炼是否有我们今天的理论背景及其价值诉求? 它们是什么? 如果建筑传统的理解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么我们今天能否完成最大可能性的意义涵盖? 还是有所选择? 这样的涵盖或选择是否必要? 能否具有说服力? 所需的方法、态度是什么?

总之, 诠释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 除了基于建筑历史事实的归纳总结外, 本身包含有上述解释学语境, 这些语境决定了历史事实的选择与问题的提出, 其选择路径和提问方式就属于解释学语境的反思问题。

2. 建筑传统的文本解释方法问题

从方法论角度看, 中国建筑传统是建立在事实研究与意义解释双重层面的建筑文化建构。从文献、图像到实物、遗存, 构成了整个建构活动的基本资料类型, 这些资料类型都贯穿着人(研究主体)的事实研究与意义解释的活动, 但是不同资料类型有其独立有效的研究路径, 也有其相互关联的建筑史学方法。只有自觉清楚地把握了它们, 我们才能在文本语言层面深入推进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工作; 也只有获得了来源于历史语言深处的文化体验及其反思分析的价值判断, 我们才有可能在现代文化语境下有效完成中国建筑传统的建构目标。限于篇幅, 我们仅以上述《斯干》文本的建筑解释典型问题来阐明。

《斯干》开篇两句“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就遇到了一个文本结构与意义解释方向的问题, 这与全篇整体语义有关系。首先的问题是, 这两句属于“兴”还是“赋”? 传统注疏认为这是运用“兴”的手法以申明政治意义^⑦, 文本表达意义的手法的定位, 就决定了意义解释方向的确定。朱

熹《诗集传》则指明为“赋”^{[8]580}, 他在《楚辞集注》中对于“兴”“赋”的不同性质给予了界定: “赋则直陈其事, 比则取物为比, 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 又以其属辞命义之不同而别之也。”^{[9]20}如果开篇这两句是“兴”, 则它们没有实际的环境描写意义, 其语义难以切实参与语篇结构之中, 或者说, 它们仅是一类比喻用法而无实际环境内涵。如果按朱熹的理解是“赋”, 则是“直陈”环境描写之“其事”, 成为全篇语义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按我们在原文的语篇结构划分, 全五章语义结构皆为: 自然环境与建筑描述+伦理环境或主体情感描述, 如果开篇头两句为“兴”, 则与各章语篇结构特征不合, 显得语义突兀并成为语篇孤例。因而, 我们认为朱熹的把握是可取的。这一看法, 对于该篇建筑解释路径的合理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使得上节所阐释的《斯干》建筑文化内涵就具有了文本依据。

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对此篇文本结构有如下理解:

[一、二章] 先从形胜起, 乃卜筑第一要着。然非聚国族于斯, 则亦未见其盛也。故首及之。次言承先志, 乃创业者之心。[三、四、五章] 此下三章皆筑室事。先垣、次堂、次室, 层次井然。须玩他炼字有法, 垣则曰“攸芋”, 堂则曰“攸路”, 室则曰“攸宁”, 一一分贴细腻处。……^{[10]383}

方氏的体会非常贴切, 这是源于传统的文本解释范例, 把握住了由文本传达的深层意义, 这对于从文本语言角度理解建筑体验及其意义, 提供了非常好的建筑解释方法启示。

总之, 该篇的解释过程要求我们把握中国建筑文本解释方法中这样几个关键问题:

- (1) 主体意识? 作为建筑师要把握的细节?
- (2) 文本本身提供的建筑传统理解主要是在什么层面上?
- (3) 这些层面的维度、角度、视域是什么?
- (4) 它们如何有机组织在文本结构中? 整体效果如何?
- (5) 与其他文本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文献研究、解释与意义生成的内在思维过程, 其实就是建筑思维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生成过程。如果没有建筑思维的触角, 没有文本整体语义结

构的把握,很难有效、敏锐地在文本中把握建筑文化内涵。同时,要系统深入挖掘文化传统中经典文本的建筑文化价值,必须深入继承已有的文本解释传统。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提升建筑理论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建筑史学的文本解释方法反思,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提升建筑历史文献的把握能力,在文本层面更好地适应建筑历史与建筑创作之间内在关联的时代需要。

3. 建筑传统的空间意义解释问题

建筑传统的探讨虽然要借助于大量语言文本、图像符号、实物遗存等完成相应的技术解释和专业概念解释,但离不开更为本质的建筑空间意义解释。著名的建筑学者布鲁诺·赛维对此有非常清晰明确的见解,他在《建筑空间论》指出:“……内部空间是一种任何形式的表现方法都不可能完满地表达的空间形式,它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才能领会和感受,这种空间就是建筑的“主角”。领会空间,弄懂如何能感到它,这就是认识建筑的关键问题。除非我们已经不仅学会在理论上认识了空间,而且也学会将这种认识用作评鉴建筑的核心因素,不然,我们的历史研究以至我们对建筑的鉴赏,就仍然带有混乱的随意性。……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词汇,像节奏、尺度、均衡、体量等,若不赋予决定建筑的特有的实在内容,即空间,那它们必定仍旧是空泛的。”^{[11]9}

赛维建筑理论核心在于:只有以具体体验的方式把握住建筑空间内涵,才能将工程制图、概念术语、规范原则、艺术理论或史学方法有效地应用于建筑研究与建筑创作中。这种理论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来自于体验的方法,概念与知觉经验的统一。赛维在其另一部名著《现代建筑语言》最后结语,提出在建筑的“零点”上考虑建筑所有的基本问题^{[12]226}。他的阐述借助于建筑史学的历史符号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观察比较,同时充分借鉴人文学科理论,诸如“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考察原始人的行为、图腾、文字符号和禁忌,以找到被现代文明压制了的那些基本的和本能的需要”^{[12]226},这是利用理性的方法来探索建筑传统的人性意义。所有这一切问题意识和理性方法的综合应用,之所以能有效致力于建筑“零点”上的所有基础问题研究,其实植根于他在《建筑空间

论》中所阐明的建筑空间本质的体验把握。没有这样的基点,这些理性方法和历史符号的考察缺乏零点基础问题的落脚点,或者说缺乏建筑空间本质的人性根基。

赛维以宣言式的阐述,明确提出要回到具体的充满人性的体验空间道路上来,并以此对西方建筑史给予了重新诠释。这样的思路与舒尔茨更具有深刻性的“存在空间”相呼应,后者正是以“存在空间”的把握方式完成西方建筑史学的理解即《西方建筑的意义》。对于中国建筑传统的探讨而言,空间意义的解释不仅拓展了中国建筑史学的方法、资料与视域,而且为中国建筑创作思想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经验,并形成有根据的批判或引导效应。总之,建筑传统的空间意义解释问题,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善于把握空间体验与各类建筑历史符号、文本、图式、实物及生活经验、社会规范、设计方法、构造技术等内在关联,从而深刻地把握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特征。

四、结 语

上述对传统建筑思想特征的阐述及其思想解释方法问题的反思,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建筑传统的历史内涵及价值意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建立中国建筑传统与现代建筑理论及当代建筑创作实践展开有效交流的建筑话语基础。

中国建筑传统在思想意识层面具有诸多的永恒意义,诸如切中建筑本质的人性论、空间与环境的审美经验及其独特表现力、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与社会空间的理解模式)、天人合一的有机思维特质等等,对这些思想文化特征的提炼并纳入现当代社会语境给予明确讨论,有助于将源于文化传统的建筑思想特征有效地熔铸为更具全球化普遍意义的建筑文化理论,在建筑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语境中完成真正属于我们的建筑理论构建。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世仁. 中国建筑文化的机体构成与运动[J]. 建筑学报, 1988(5): 37-42.
- [2] L·A·怀特. 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M].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3] 扬之水. 诗经名物新证[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 [4] 王国维. 观堂集林: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王伯敏. 中国山水画“七观法”刍言[J]. 新美术, 1983 (2): 43.
- [6]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 建筑——存在、语言和场所[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 [7] 王其亨. “井”的意义: 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构成原型及文化渊源探析[J]. 建筑师, 1997, 总 79 辑.
- [8] 朱熹. 诗集传[M]//朱子全书: 第 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9] 朱熹. 楚辞集注[M]//朱子全书: 第 1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0]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1] 布鲁诺·赛维. 建筑空间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 [12] 布鲁诺·赛维. 现代建筑语言[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WU Guo-yuan¹, ZHOU Qing-hua^{1,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ideolog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classical text, like the chapters of *Sigan* and *Mian* in *Book of Ode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Secondly it interprets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deas of nature, social life and aesthetic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culture, that is, the context of hermeneutic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 and the elucidation of spatial meaning. This work is helpful to conceptualize effectively the architectur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riginating from the 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architecture theory of more gene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hinese architecture; tradition;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discourse

【编辑 程广平】

注释:

- ① 此处参考了王世仁先生的观点,他曾提出:“建筑文化的核心层面,即心理机制部分,是制约心物结合层面的保守力量,也是文化类型的灵魂。它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直观的判断方式,如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情绪状态等;二是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参考文献[1])不过,这段话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诸如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归属为直观判断(直观判断应属于知觉经验,情绪状态、生活态度等可以归为此类,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已经属于理性范畴性质)并与情绪状态并置,诸如将建筑文化的核心层面内涵视为心理机制(我们将其内涵看作思想意识行为与语言、符号发生直接关联的整体,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问题)等等。本文在参考这些概念术语时,已经给予了概念属性置换。
- ② 这些知识内容作为人类各种活动经验的解释与表达手段,是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解释方法问题的直接媒介,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建筑文化内涵的理解视域,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握与建筑活动有关的各类复杂丰富的经验。
- ③ 本文选取《斯干》前五章重点诠释,其中的断句、分章号及分节号由本文作者标记。
- ④ 以《园冶》的《园说》篇:“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为例。“隐约”为审美体验词,形成这类审美体验需要有相应的形式关系,《园冶》在此给出的相应空间形式关系则是“围墙”与“萝”两类要素形成的“在……间”;“蜿蜒”为审美体验词,同样需要各类相应的形式关系,《园冶》在此给出的相应空间形式关系则是“架屋”之房廊建筑类型与“木末”之树冠丛两类要素形成相互掩映的连续曲折之形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关注。
- ⑤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矫侈之目临之,则价低。”
- ⑥ 舒尔茨对“图形”与“形式”的区分及联系很有意义,形式特指建筑物的形制特征,图形则指组成环境的事物的统一性,他说:“‘图形’一词指构成环境的有形实体”,“每个图形都诠释了一种位于大地与天空之间的关系,在外形上形成了有形的形式。”(参考文献[6]第53页)“图形”的如此理解与海德格尔关于物性的四重整体性有关,这个意义上的图形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术语“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性,我们这里突出“象”对自然环境的事物的统一性的形象把握。关于空间、形式与图形对于诠释建筑传统的意义,舒尔茨说:“空间、形式和图形在形成传统方面也相互合作,也就是说,例行的建造方式经历时间变迁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场所的个性”,“场所的个性取决于例行的建造方式和建筑风格,表明空间、形式和图形形成了一种正式语言,涉及建筑的特别任务,具有无穷无尽的新诠释”(参考文献[6]第54页),由此对建筑的“传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传统包含的内容不仅是规范和标准,还包含了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文脉下,我们应当理解记忆的各种存在的层面,这不仅限于个性的集合,也包括在大地和天空之间生活的基本结构的知识。”(参考文献[6]第55页)
- ⑦ 毛《传》:“兴也。”郑《笺》继其说,并申论:“兴者,喻宣王之德,如涧水之源,秩秩流出,无极已也。国以饶富,民取足焉,如于深山。”